

静静的茶峒河——《边城》读后感

《边城》是一本很静很静的小说，一如那清澈的永远流淌的茶峒河，春日桃花杏深处的酒香，纯白月色下深情的歌声和似乎永远不会倒塌的白塔。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于是翠翠如梦般的爱情，便如此安静的展开了，那笼罩着这场爱情的悲凉，也是同样如此的静默，以至于这美丽的故事便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中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有人说，在边城这个牧歌般的、充满“自然美、风俗美和人性美”的桃花源中，这是一场命运的悲剧。傩送和翠翠命运般的相遇，大老与二老命运般的爱上同一个人，而最终又是命运使大老溺水而亡，造成了二老与翠翠永远无法弥合的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城确实在其表现形式的美丽优雅之余，更有种浓郁的形而上意味，有如俄狄浦斯般不可摆脱地毁于命运的悲剧的崇高的审美的意义。在这种“一切美好毁于命运”的震撼下，我们或许能够生出悲悯之感，跳出当下的个体命运，在这种终极的必然下对个体存在进行一些超越性的思考，感受生命的美丽与庄严。如沈从文所说：“美固无处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

但这一切究竟只是天意无情，还是人意在其后推波助澜？

其实我们可以在文本中随处感受到平静之下，人的矛盾冲突。

首先从翠翠来说，作者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人格，“俨然如一只小兽物”，遇到渡船上陌生人注意的目光会作出可逃入深山的神气的。她的人格完全孕育在山水之中，而非在伦理教化下，因而它是天然有着对本能的爱的向往，会去仔细观察乘渡船的新娘，会在初遇傩送后便怀有了自己都说不明的心事，会看着天上的云发呆，会在爷爷的追问下脸红逃跑，这种纯真懵懂的爱情本身是如此美好的，令人内心柔软。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翠翠生命的完全未被开化，未被打开，它除了内心的隐约情感外，无法向外表达这种情感。这既使她自己痛苦，又使旁人痛苦。她会不知怎么便哭了出来，见到喜爱之人下意识地逃跑，而爷爷又无法明确的理解她的心意，傩送同样误会她的情感，在一次次得不到回应后，认为自己唱了一夜的歌是做傻子。

其次是祖父在这段爱情中承担的角色是一个中间人、转达人，而他的表达却又是曲折的、不明晰的，这也就加深了其中的误解。他告诉大老，可以走车路，也可以走马路。大老选择走了车路后，他又说一切决定权都在翠翠手里。在他得知了唱了一夜的歌的其实是二老时，他告诉翠翠又是以梦境、玩笑为托词。翠翠作为一个未被打开的生命表达的模糊性，或许是可以理解的。而祖父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太在乎翠翠的感受，不愿意他主动地将她向前推一步，让她去选择去表达；或许是他更想让翠翠嫁给大老，而又察觉了翠翠的心思，不愿意将这种冲突表面化；又或许是他太想求全了，无论大老二老和船总顺顺都不想得罪，因此他说的话往往令人误解、词不达意，在人们的表达都直率明朗的边城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翠翠与祖父之间话语的模糊性，以及他们对船总顺顺一家态度的模糊性，也就造成了彼此之间无法打破的沟通壁垒，其中种种误解也必然使得翠翠和傩送爱情无法顺利进行。

与之相比，这段爱情纠葛中的另一端，天保与傩送就显得坦诚直率的多了。无论是彼此之间的，还是对老船夫表明态度，他们真诚地对彼此承认，同样在两年前爱上了翠翠，他们真诚地愿意公平竞争。然而，这种毫无保留的真诚却造成了荒诞，两人最后决定以谁的歌声得到翠翠的回应来分出胜负，而哥哥的歌却是由弟弟代唱的。这种看似和平的、诗化的方式，背后是对矛盾的逃避，看似消解了矛盾，实则使之更加不可解。

所以，翠翠的生命如何能被打开，如何能自己去表达呢？所有人都想顺其自然，无法主动地去迈进一步，解开层层误会。因而，翠翠始终不明白自己的爱，更难以直接感受到大

老与二老对他的爱。所有的人事都在被推向天命，故事也就自然无可避免地被推向天命所决定的悲剧结局。其中没有人是恶的，没有人是有意为之的，这是一种“无恶的悲剧”，也就更引导着我们去思考其背后的本质，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美好背后所具有的解构性。

本质上来讲，这些由人的矛盾而导致的无法解开的纠缠，只能被赋予这样一个命运般的结局。大老若不死亡，是否翠翠所期盼的明天就会到来呢？其实很难，所以最后作者在此仍做了一个浪漫化的处理，让人的冲突终结于此了，将理由推给天命。看似最终船总顺顺已经接纳了翠翠，二老似乎心结之所在也是他父亲不愿意接受，而他为什么仍没有在今天没有回来呢？白塔仿佛重建，天命已然过去，然最终仍留下此不得解的人事到底是什么呢？

茶峒的社会结构是自然原始、前现代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提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即人以自身为中心，形成一个个同心圆，同心圆之间互有交集，便形成了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伦理结构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利益无冲突时，可以相安无事，相亲相爱，显现出人性的朴实无华之美，而当人际冲突发生时（比如天保的意外死亡），这种表面的平静便被打破，形成彼此激烈的对立的状态；其二，这种个体化、家庭化的松散的社会关系，没有工具理性的、统一的规范在约束，也就导致了人们处理问题只能是感性的，凭借自然直觉的，而不能是依据规范的理性选择后的结果。而以上两种问题正发生在翠翠的爱情悲剧背后。

与此同时，在每个个体身上（或许翠翠除外），也存在着这种伦理规范与人的自然天性的冲突，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矛盾。比如在老船夫身上，他既是朴实热情的，不肯多收摆渡人的钱，不愿占卖肉人的便宜，但原来他也会在送渡船人一把烟叶后留下一枚铜子，用人与人之间的得失去计算衡量，会在作为翠翠的爱情的中间人时说词曲折，甚至有些小心算计。又比如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她与军人对唱之后产生的爱情是充满自然的生命激情的，而同时他们作为女儿无法违背亲情伦理远离父亲，作为军人无法违反军纪的规范。这种冲突在老船夫身上表现为种种自相矛盾的话语，间接促成了翠翠爱情的悲剧，而翠翠父亲母亲则直接选择了双双殉情这种悲壮的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通过教育、社会期待和成文的法律规范等等来完成对一个人从自然人格的“本我”到社会人格的“超我”的塑造过程。而在这些现代性的改造较为空白、伦理规范又是原始的、松散的边城世界，人们常常仍不得不以自然人格去面对这种冲突，往往也就在个体的困惑中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和极端的选择。

所以，人际悲剧的背后，更是一种原始生存状态下人性无法完整的悲剧。边城中的人们是无法理性认识生命，拥有超出自然人的生命意义的。老船夫生活的全部意义便在照顾孙女，那是使他生命每一天开始的太阳；而每一个人都在娶妻生子，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度过平凡的一生，这种生活或许是美好的，幸福的，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说的伊甸园中“幸福来源于对重复的渴望中”。但这种美好又是虚无的，人人都处于被动的生命状态中，无法获得明确的自我价值认同，因而无法主动的打破命运。最终，这个根本性的生命虚无导致了一种无时间性，从翠翠母亲到翠翠，悲剧在不断的上演，加之空间的封闭性，没有人能走出悲剧的循环真正到达“明天”。

所以，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方面看到生命的坚韧，人性中的善和美，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这种状态的无意识性和落后性。”

茶峒河太安静了，如一潭永无波澜的死水。

或许对“此地的冲突”的解构，也是为了更好地寻求“异地”何在。“用甚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到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我想，如何在保持河水清澈的同时，为其增添一些得以不断流淌的生机，是作者向每一个个体生命和每一个社会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或许我们与边城中的人们，如果互为彼此的出路，能一起走向更好的“明天”。